

愛上，山海的孩子

山と海の子どもたちを愛して

A Non-Aboriginal Falling in Love with Mountains and Oceans

文・圖 | 顏子喬 (台東縣蘭嶼鄉椰油國小教師)

在我讀大學之前，原住民對我來說是印象很模糊的，不過就是媽媽買的一些山地歌曲唱片，還有高中住宿認識的一兩個原住民學弟，我怎麼也沒想到「原住民」竟會成爲我這個「平地人」日後生活重心的全部。

就是這樣開始的

考上輔大的我，大一那年寒假，大家都在規劃如何安排新鮮人的第一個假期，這時團契的學長邀我一起去部落帶原住民的孩子，剛好我在教會曾帶過一些兒童夏令營的經驗，於是欣然答應了。

我們要去服務的地方是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，那是一個布農族的部落，跟原住民小孩毫無接觸經驗的我，他們真誠自然、毫無矯飾的對待方式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及感動，我竟然立刻的愛上了他們。

此後，我連續去了好幾個寒暑假，甚至利用其他假期回去看他們，那裡儼然成爲我的第二故鄉。後來，我到了南投縣仁愛鄉的萬豐村跟法治村去服務，同樣也是讓我激動和心疼，

我發現我已經無法和他們切割，自己越來越像原住民了。

上帝要我做的事

記得有一次結束部落服務，回到車水馬龍的台北市，心裡面卻滿滿都是部落孩子的面孔，於是晚上打電話跟他們聊聊天，聽聽他們的聲音，其中一個孩子高興的分享他們在學校的事情：「我們今天很好喔！」他接著說：「我們今天都沒有上課喔！」我問他老師呢？他說老師喝醉了，所以他們玩了一天…

我當時聽完以後好生氣，同時也心疼山上孩子的教育狀況，我開始認真的思考，什麼工作是可以在部落，可以幫助孩子，又可以有薪水？答案很明顯，就是當老師。

我想這一定是上帝要我做的事，不然不會讓我如此迷戀部落，也不會讓我如此心疼部落的孩子，南投縣信義鄉及仁愛鄉的布農族、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的泰雅族、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的阿美族以及台東縣蘭嶼鄉的雅美族，一個個走過的部落，一張張孩子天真的笑容，



第一個教書的學校－馬遠國小。

在原住民部落教書，像是一幕幕驚奇而豐富的電影畫面，
交織著無數的感動與歡樂，
我能做的只有不斷的感恩和不斷的回饋。

一樁樁動人故事的畫面，都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大部分。

夢想終於成真

大學一畢業，我迫不及待的到花蓮去找學校代課，原因是花蓮有原住民又有師範學院（南投沒有），心想到時候要考師資班也比較方便，於是選了一間最北邊的布農族學校－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小（還是要找布農族啊）。原本想說一邊代課一邊準備考試，沒想到第一次教

書的我，卻整個投入在學生活動上，一年過去了，我卻什麼書也沒看。

懷著滿滿的不捨與錯愕（我不知道代課只能有一年的時間），我離開了馬遠國小，痛定思痛的回到台北去代課，這時我的心裡知道，一定要考上正式教師，否則每一年都要再次面臨分離，於是我報名了補習班，開始了重考的日子。

在一年白天代課、晚上補習以及到研書中心報到的艱辛歲月後，我終於如願的考到花蓮師

回首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，要感謝的人很多，
但要特別謝謝這些山海的孩子們，
是你們讓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，充滿熱情與動力。

範學院的師資班夜間部，爲了讀書方便，又不想教書生涯出現空窗，於是就近在離市區不遠的秀林鄉找到了一間太魯閣族的學校—景美國小服務。一年過後，我順利在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小拿到了正式教師資格，也展開了在阿美族部落教書的五年歲月。

部落的孩子王

因爲大學在部落服務的經驗，讓我很習慣跟部落的孩子相處，我發現他們當中很多都是隔代教養，因爲原住民地區工作不容易找，父母多半都出外工作謀生，留下不知如何跟孫子溝通的阿公阿嬤，往往孩子得不到關愛與認同，就容易發生行爲偏差。

於是我成了一個身兼數職的老師，除了早上一大早先到學校，放學留小朋友下來寫功課，晚上怕他們到處亂跑也要他們到學校補習；假日更是無所不用其極，帶著孩子玩遍部落的山上水裡（其實大部分是他們帶我），舉辦一次又一次的假日活動（有時配合教會活動），



在成為正式教師後的第一個學校—花蓮縣靜浦國小（一待就是五年）。靜浦事件是當地的故事，也是我們歌舞的主要故事。

開著車子載他們到都市探險，甚至把我的電玩都給他們玩

長期的全時間陪伴下來，我跟孩子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和信任，使我更知道在教學上要如何幫助他們，例如要用什麼樣的語氣或是舉什麼樣的例子，或是在要求他們的行爲上也更加得心應手，如魚得水。

最像原住民的平地人

我一直很喜歡原住民文化，幾年下來我自己也變得很「原住民」，連我媽都開始懷疑

我們是否有原住民血統。我喜歡看著孩子說自己的母語，唱著傳統歌謠，跳著部落的舞蹈，每次聽他們唱母語歌，我總是有莫名的感動。

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之下，我也開始「教」小朋友唱跳原住民樂舞，雖然我本身不是原住民，但總有當地的老師或社區人士的幫忙，在邊看邊學邊聽邊教的情況下和學生一同成長；於是，我帶著學生練習歌舞、參加比賽，藉著比賽經驗來增加孩子的民族自信，我發現當部落的孩子認真唱著歌，用力跳著舞，神采飛揚而魅力四射，特別容易感動人。

從東海岸到離島

在花蓮與台東交界的東海岸待了五年之後，我知道是該重新出發的時候，所以我申請了縣外調動，目標鎖定台東跟南投的原住民部落（只可以填兩個縣），沒想到最後竟調到蘭嶼的椰油國小。

確定調動到蘭嶼時，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，蘭嶼曾經是我當老師的首選，因為在1998年的春假，我跟著「飛颯」的同工（一個基督教的機構），一起到蘭嶼的「蘭恩文教基金會」辦活動，當時我們全島走透透，島上所有的一切都讓我太震驚了，特別是孩子們有一份不同於台灣本島原住民的特質，這樣的感動在飛機離開蘭嶼機場的那一刻崩解，看著跑道邊送行的孩子，我的眼淚像是忘了關似的，再也忍不住的決堤了。

事過境遷，要去蘭嶼的心也在第一次台東新進教師甄試失利後漸漸冷卻，但上帝似乎沒有忘了我當年的禱告，以及那群孩子天真的問我可不可以當他們的老師，在多年以後當我準



到了蘭嶼，有一種相見恨晚，早就該來的感覺。



顏子喬

高雄縣路竹鄉人（閩客混血），1971年生。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畢業，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，國立東華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肄業。現任台東縣蘭嶼鄉椰油國民小學教師兼訓導組長。曾任台北縣蘆園 & 蘆洲國小，花蓮縣馬遠 & 景美 & 靜浦國小教師。長期服務於原住民地區小學，努力提升原住民學童教育品質及自我文化認同。

備充分以後，才成就了這樣的美事。

懷著濃濃的離愁和一點點擔心，我離開了台灣，出發到一個充滿未知的島嶼，接續我的教職工作。雖說剛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，一切得從零開始，但說也奇怪，與蘭嶼的相遇好像早已準備好，孩子也和我很合得來，像是應允了一個十年前的承諾。

永無止境的感恩

我在原住民部落教書，像是一幕幕驚奇而豐富的電影畫面，交織著無數的感動與歡樂，所以，我能做的只有不斷的感恩和不斷的回饋；回首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，要感謝的人很多，但特別要謝謝這些山海的孩子們，是你們讓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，充滿熱情與動力。

與原住民小朋友一起成長了15年，心中總是有無限的感謝，從一個帶活動的大哥哥，變成一個部落學童的好朋友，我很感謝上帝，讓我能夠生長在台灣這片人文薈萃的樂土，能夠有機會接觸認識豐富而多樣的原住民文化。

未來的路還很長，接下來，只要有機會，我仍會懷抱著一貫的初衷，去奉獻自己所學，教學相長，但願能藉著個人有限而微薄的力量，發揮小小的影響力，創造更多的山海傳奇。◆